

白求恩大夫

周而复

7.5

人民文学出版社

白求恩大夫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1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frac{3}{8}$ 插页3

1953年5月北京第1版

1978年3月湖北第5次印刷

书号10019·180

定价0.35元

内 容 说 明

中国人民的朋友、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一九四三年改名为劳工进步党）党员白求恩大夫，在抗日战争时期率领着加拿大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我国解放区。在当时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对八路军的医疗卫生工作，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以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本书忠实地描写了白求恩大夫的英雄事迹，也写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解放区人民对敌人的英勇顽强的战斗。



白求恩大夫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
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
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
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
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

某军分区卫生部部长室是一幢三开间的砖瓦平房，今天收拾得格外洁净，墙是最近三四天之内粉刷过了的，白森森地发着光。部长室的门框也刷得乌而发亮，上面挂着一条白细布门帘，益发显得整洁。堂屋里的黄杨木八仙桌、靠背椅，以及原来宅主挂在墙上的那幅山水中堂，和它旁边的两幅条对，都收拾得一尘不染。

部长的警卫员叶和贵，今天早上特地到伙房里弄了一点鸡油来，把挂在胸前那一大排驳壳枪的子弹带，擦得亮晶晶的。这时，他坐在部长室门旁那张靠背椅上，手里玩弄着驳壳枪穗子。

白细布门帘里有人叫道：

“叶和贵！”

叶和贵站了起来：

“有！”

他放下手里的枪穗子，准备走进去，问有什么事。刚掀起白细布门帘，里面仿佛已经知道叶和贵要进去，说道：

“叫医务科长胡世范来。”

“是。”

天空灰蒙蒙的，不断地飞着雪花，院子里已铺满了绒毡子

似的一层雪，雪上留下叶和贵的巨大的足印。一会，他和胡世范一同走来，身上全是雪，象是棉军服上面加了一个白坎肩似的。胡世范在屋檐下把身上的雪拂去，整一整衣服，把风纪扣扣好，这才掀起门帘走进去，敬了一个礼，以立正的姿势站着，正对着徐部长。

徐部长穿着一身深黄斜纹布面子的羊皮军上衣，黄马裤，膝盖下面一排黑牛角钮子，一直通到底。他本来是江西一个私立医院的实习医生，实习没有满期，就参加了部队，担任军医、卫生所所长、科长。抗战以后，他随队伍到了华北，由于他技术很好，就做了某军分区卫生部部长。

徐部长轻声问道：

“病房都检查过了吗？”

“都检查过了。”

“伤号的药全换过没有？”

“两个钟头以前，都换好了。”

“病房的清洁卫生怎么样？”

“很好，病房里头，病房外头，连街上我都叫护士他们打扫过了。”

“哦，那很好，那很好。军区首长说，白大夫原则性很强，他是很会批评的。”

“这个我知道，昨天部长不是对我们科长一级的干部说过……”

“唔，我要你们记住，我们非常需要批评，可是无论如何要先把工作做好。我们分区的这个后方医院，你知道，开办没多久，物质条件困难，基础薄弱；但我们主观的努力是不是够了

呢？”

“是的。”

“你去给我检查一下手术室，告诉戈医生他们，要把东西准备好，不要动手术时，要这样没这样，要那样没那样的，器具都要消毒，准备好了等着。”

“好的。”

“你再到病房去仔细看看，昨天发下去的白布单子，是不是每张病床都盖上了。”

胡世范出去，到各部门巡视去了。

叶和贵从柱子上摘下黄油布雨衣给徐部长披在身上。徐部长把扣子扣上，雨帽拉起来，罩在那顶日本的皮军帽上。他走了出来。叶和贵在他后面，离他有五步远近，相跟着向村口走去。

村口挤满了人：卫生部的干部，后方医院的工作人员，村里的群众团体……在村边分成两行，一字排开，伸向村外那条大道上去，大道两旁是一片河滩。自卫队员手里的绿缨枪，在白茫茫的雪野里看去，象是大道旁一排有规律的翠绿的树林，在严寒里耀眼地立着。队伍里有人不时踮起脚尖来，向东面望去。顺着这条两边被山峦拥抱着开阔的河滩，东去不到三里，那儿有一片二亩来地的枣树林，现在已是枝叶脱落，远远望去只是黑魆魆的一片了。大道到枣树林那儿，便隐入左边的山沟，看不见了。

这时，路上一个人影子也没有，只有三四只白鹅，怯寒地躲在枣树林里，不时发出单调的吱吱的叫声。踮起脚尖来看

的人，没有看到什么，就失望地转过脸来。忽然西边传来低微的人声，徐部长和他的警卫员，走到前面卫生部的干部中间去了。他急着问道：

“来了没有？”

他的话虽然是对干部说的，但是他的面孔却对着大道的来路。

“没有。”

“没有？派去的通讯员回来没有？”

“也没有。”

“真没有？”徐部长不信任地低下头来，把左手的袖子往上一抹，看看表，已是下午四点钟了。他自言自语地说：“从张各庄出发，六十里地，该到了。”

他转过脸来对叶和贵说：

“再派一个通讯员去，叫他得到信，马上就回来报告。”

雪，悄悄地落着，落在土黄色的军服上，落在蓝色的灰色的棉袄上，落在人们的脸上。徐部长那件淡黄色的油布雨衣，一会工夫，肩头上便变成白色了。在风雪中，大家一点也不感到疲劳，都兴奋地期待着。村里的群众都用白手巾把头包扎起来，不时扑去身上的雪。站在后方医院工作人员后面的男自卫队员里，浮起了欢快的笑声，你一言我一语，猜着来的人是个什么样儿。有的走出来，向前面张望着。

蓦地前面浮起一声狂欢的叫喊：

“来哪！”

“来哪！”

大家连忙回到行列里去，很恭敬地站着，旋即又伸出头

来，向前面望去。果然在河滩的尽头，隐隐约约地可以看见有二三十个人组成的一小队人马，在迷茫的雾一样的风雪中移动着。徐部长仔细看去，又慢慢看不清楚，消逝在雾一样的风雪中了。他上前走了两步，还是看不见。等了一忽，早会儿派出去的通讯员，飞一般地从枣树林里跑了出来，一路上高兴地招着手，张开嘴象是叫什么，可是逆风，一点也听不见他叫什么。等他走到徐部长面前，才听清楚他说：

“来了，全来了。”

黑乌乌的枣树林里，走出一小队人马，为首的是一匹高大的棕红色骏马，英武地踏着雪地，发出沙沙的音响。那上面坐着一个外国人，穿一身灰色的布军装，胳膊上挂着“八路”的臂章，腰间扎着一条宽皮带，脚上穿着一双草鞋，——一个道地的中国士兵的装束。他的身材魁梧而硕壮，面孔却有点清瘦，颧骨微高，浓眉下面深藏着一对炯灼的眼睛，那里面饱含着无边的慈爱；宽大的嘴角上，浮着意味深长的微笑；他的头发和嘴上翘起的短髭，都已灰白了。他已是快五十的人，但精神却很矍铄，象一个活泼健壮的青年。看见村外有人排队在欢迎他，他连忙跳下马来，高高举起右手：行了一个西班牙礼。

徐部长连忙赶上去，他代表卫生部表示衷心的欢迎和感激：

“大家等你很久了，都欢迎你早点到我们后方医院来……”

和他一同来的童翻译，是个矮矮胖胖的青年，脸上老是浮着微笑，他看白大夫要说话，连忙赶上来，站在高大的白大夫旁边，越发显得矮小了。他把白大夫的话翻译给徐部长听：

“对不起，累你们久等，请原谅我的迟到。今天早上我已经上了马，看见又抬来一个伤员，我下了马，动完手术才来的……”

“白大夫总是这样忙的，这件事还没做完，第二件事又来了。今天要不是临时来了一个伤员，我们早到了。”童翻译在旁边补充了这几句。

“真不巧，碰到今天下雪，你太辛苦了。”

“为了工作，这不算什么，在战地就是这样的，风啊，雨啊，雪啊……我是很习惯战地生活的。”

他们边谈边走着，被热烈的掌声包围着。掌声刚停止，马上就掀起震撼山野的呼声：

“欢迎白求恩大夫！”

“欢迎白大夫指示我们工作！”

白大夫走进欢迎行列当中，他微微屈着背，笑盈盈地向两旁欢迎的人群举起右手，频频地点着头。他身后是十多个工作人员，和一连串的七匹牲口；最后面四匹骡子上面，驮着暗绿色的四四方方的治疗箱。这一小队人马，就是白大夫率领的简单轻便的加美医疗队。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白求恩大夫（Dr. Normen Bethune）生于加拿大脱朗托，五十岁当中，就有二十五年的悠长时间从事了医疗工作。第一次大战时，他才是二十五岁的青年，便在欧洲战场上服务了。大战结束，回到加拿大，担任加拿大空军军医队长。他自己患着肺病，却不断地一方面工作，一方面钻研，受他老师严格的教育，成为胸外科卓绝的专家。他发明了很多种手术用具，遇有肺部脓胸和生瘤的病人，他能够把整个

一叶肺取出来，这样可以挽救许多垂危的生命。他不仅在加拿大是第一等专家，即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人材。英国皇家学院外科学士会邀请他去当会员，——这是一个外科医生当时所能得到的最崇高的荣誉，但他不满足这些，他在摸索着为劳苦大众服务的道路，终于参加了加拿大的共产党，把他所有的才能献给人民。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德意法西斯匪徒侵犯西班牙，他随着加拿大的志愿军——麦克拍泊营到了西班牙，担任这个营的卫生队长。不久，他又参加了由英、美、加、南美各民族编成的第十五纵队。他亲自上火线去救护伤兵，甚至他所带的救护队被法西斯匪徒轰炸和机枪扫射时，他仍然冒着生命的危险，去火线上挽救为人类正义和平而战的西班牙兄弟。他在西班牙建立伤兵的输血工作，这是一件创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使他对输血法发生很大兴趣，在这方面他成为有数的卓越专家之一。为了给西班牙政府军进行医药募捐，第二年四月，他回到加拿大和美国去。

三个月以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了，他被请托率领一个美国加拿大医疗队到中国来。一九三八年四月，他到了西北，便急于要到战地去工作，不久，如愿地出发了：渡黄河，过正太路封锁线，六月十七日到达了远在敌人后方的晋察冀边区。这是一块年青的抗日根据地，各方面都缺乏人，尤其缺乏的是医务干部。当初整个根据地的医务工作人员，只有二十五名，而二十五名里有十五名是看护，当时伤兵连友军在内，就有六百九十多名。材料药品方面更是贫乏到可怜的程度，没有一点施行手术时所必需的麻醉药，所有的药品只够用两

个月，纱布绷带是洗了又洗的用着，自己做羊肠线，采取中药，制成丸散膏丹来代替西药。器械呢？探针是用铁丝做的，铁片代替了钳子，断肢和锯树是用了同一把锯子……白求恩大夫带着大批药品，显微镜，X光镜和一套手术器械；更可宝贵的，是他带来了高妙的医疗技术、惊人的组织能力和对中国革命战争事业的无限的热忱。他被任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

虽然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行军，他的精神却很饱满，似乎没有一丝儿疲乏。第二天就开始在山西五台县耿镇河北村、河西村、松岩口这些地方去给军区卫生部和所属的后方医院的伤病员治疗了。在第一周内，他一共检查了五百二十多个伤员和病员，这里面大半是平型关战斗下来的，有一部分是友军从南口受伤下来的，由于医药和器械的缺乏，他们已在医院里躺了长久的时间。第二周白大夫就开始行手术，紧接着四个星期的连续工作，一百四十七个伤病员，在行过手术短时期之后，就又带着健康的身体，走上前线去了。

白大夫每天除了施行手术处方外，一有空闲，他就指挥木匠做大腿骨折牵引架、病人木床和各种木料器具；铁匠做妥马氏夹板和洋铁盆桶；锡匠打探针、镊子、钳子；分配裁缝做床单褥子枕头……每隔一天，他还要给医务人员上课，但是没有教材，一块黑板算是大家的课本，他在上面写、绘，来讲授。疲劳了一天，到晚上，他在灯下着手写一本专为医生和护士用的图解手册。——这是他为了提高技术和医院设备而写的，按照他亲订的“五星期计划”，建立一个模范医院，做为推动整个根据地医务工作的发动机。模范医院里设立伤员招待室、医生办公室、内科室、外科室、奥尔臭氏治疗室、罗氏牵引室、妥马氏

夹板室、病室、休养员娱乐场……开幕的时候，各部门派医务人员来参观实习。这个医院的设立，使根据地里医生、看护的技术，大大提高了一步，特别是对于外科敷药和消毒方面。

九月，敌人步、骑、炮二万三千左右的兵力，配合空军和机械化部队，分十路向军区腹地进攻了。模范医院从平原转移到山地，他才离开这个医院，带着加美医疗队出发了。这个医疗队由白大夫领队，配备了两个助手：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尤思华和医务科长凌亮风，童翻译、管理员、勤务员、炊事员、饲养员等，组成一个能够单独行动的战斗单位；经过两天的行军，就到了某军分区的卫生部。

白大夫看到村边欢迎他的行列，那么有秩序，那么威武，他感到边区人民惊人的组织能力。站在他面前的徐部长，是军分区的卫生部长，在欧洲来讲，至少是个少校了，可是从他那一身朴素的军装上看，简直是一个士兵模样的人。老百姓穿的也很朴素，可是整洁；而且从他们坚强的眼光里，从他们拿着绿缨枪的手上，从他们的行动上，表现出一种旺盛的战斗意志。他们过的是最低限度的生活，面对着最顽强的敌人，进行着最艰苦的战争，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保卫祖国反对法西斯侵略。他在边区每一个地方都看到同样的情形，可是今天在大雪天看到，印象更深刻。他在欢迎的行列中，不断地向左右张望，从中国人民和八路军身上，看到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他心里有着一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和兴奋。

徐部长陪白大夫他们一块儿进了村子，到后方医院院务办公室，刚喝了一杯茶，白大夫便急着要求去检查病房。徐部长、医务科长、白大夫他们都穿上白色的工作服，一长列白衣

天使似的，向病房走去。

病房和院务办公室相隔有七八家人家，在一个地主住宅里设立的。一进二门是个四合院，左边有个小门，过去又是一个四合院，又有一个小门通另一个小院子，那儿一排有三间房子，右边厢房那儿有一个大锅台，作为消毒用的。前面两个四合院，有十二间病房，里面住的全是外科病员。内科和传染科的病房，在村东头的小庙隔壁人家。他们走进外科护士办公室，戴有雪白帽子穿着雪白工作服的护士们，早已等候多时，等白大夫巡视完了护士办公室，护士长马上把挂在雪白墙上的病历表一一摘下，堆得很高，捧在手里，跟着白大夫他们走进病房。病房里四壁是雪白的墙，靠墙一溜放着五张病床，上面一律罩着雪白的床单子。

白大夫拿过病历表看了病人过去的病况，第一个病人是左大腿步枪伤，已经化脓，他打开伤口详细地检查了一下，然后叫护士取了一点从伤口里流出来的脓，搁在脓盘里，他托到鼻子下面嗅了嗅脓的气味。他能够从脓的气味里辨别出伤口的新旧轻重，要是脓臭，则说明是旧伤，伤部化脓的重；反之则轻。开始化脓时，味不太臭，第二阶段，气味就冲鼻子了，到了第三阶段，一闻到这腐臭气味就要呕心出来了。他闻了脓盘里的深黄色的脓已经腐臭，他对徐部长说：

“这个病人伤很重，也很旧了，要赶快动手术。”

白大夫顺序检查下面一个病人，一个个检查下去，检查完了十二间病房，白大夫向通小院的门那儿走去，胡世范连忙赶上去对童翻译说：

“请你告诉白大夫，那儿是消毒的锅子，没有病房，内科传

染科的病房在村东头。”

童翻译告诉了白大夫，他们于是走出去，看了看内科和传染科病人。回到寝室里，天已经黑尽了，雪也停了，可是山风顶大，唿哨地掠过屋顶，抚弄着玻璃窗，发出清脆的声音。

尤思华和凌亮风已经睡了。勤务员邵一平给白大夫他们烧好了咖啡，端进两杯来放在桌子上。白大夫喝完了一杯咖啡，童翻译准备到对面房里去睡觉，白大夫把他叫回来，说：

“童，我希望你帮助我一下。”

“我很高兴能够帮助你。”

“你陪我再到病房去一趟。”

“刚才不是检查过病房了吗？”

“那是表面的，这样检查，对于这个医院的全面了解是不够的。我要单独去看看。”

“也好。”

童翻译是个非常和蔼而又做事精细的人。他在北京大学外国文学系毕业以后，碰上了七七抗战，他随着当时许多青年学生一同投入保卫祖国的战争里，到了这边。原先是做群众宣传工作，后来担任了××县的县长，这对他是一个新的尝试。不久，白大夫来了，他被调来担任白大夫的翻译。他非常钦佩白大夫的工作精神，而以帮助白大夫完成工作为自己最大的愉快。这时，他们两个人又到了病房。快十点了，天上只有微弱的星光，可以隐隐约约辨别出道路来。日班护士已经下班，夜班护士刚才到别的病室去了。两个人一高一矮，刚踏进院子，就听见病人急躁地呼喊：

“护士同志！护士同志！”

白大夫带着童翻译跟踪着声音的方向走去，静寂的院子里又爆裂开嘶哑的叫声：

“要小便，护士同志，拿便盆来！”

这声音是里院第七号病室里三床病人发出来的，他昨天才动过手术，自己还不能起床大小便。白大夫走了进去，他从童翻译那儿知道病人叫什么，向病房里巡视了一下；恰巧门边的墙下靠着一个白铁的便盆，白大夫走过去拿到病人的面前。病人感到一种惊诧，莫名其妙地望着他。白大夫做手势叫他翻身，然后把便盆放在他的身子下边，等他解完了，又从他身子下边抽了出来。正在这时候，夜班护士从别的病室惊慌地来了，手里提着一盏马灯，晃呀晃的，他看白大夫亲自帮病人小便，心中暗自感到不安，内疚地放下马灯，连忙接过便盆，拿到外边倒去了。白大夫不满地瞪了夜班护士一眼。夜班护士领会那意思，连忙解释道：

“我刚才到一号病房去了，迟来了一点……”

白大夫没有吭气，他走过来给病人把被子盖好，问病人：

“护士是不是经常叫不到？”

“不，经常叫到。”病人很吃力地望着白大夫说。

白大夫掏出军装胸袋里的一个精致的小日记本，他把病人的话记了下来，又弯下腰去问他：

“医生一天来几次？”

“没动手术的时候，一天来一次；动过手术，每天也来一次，有时来两次。”

“好。”白大夫很满意。